

我的情人 我的宝贝

〔英〕罗尔德·达尔 著
杜建国 李光 李辉 译



MY
LADY
LOVE
MY
DOVE

我的情人，我的宝贝

〔英〕 罗尔德·达尔 著
杜建国 李光 李辉 译

● 中国文联出版社

TALES OF THE UNEXPECTED

By

Roald Dahl

本书根据英国Penguin Books Ltd 1979年版译出

我的情人，我的宝贝

〔英〕罗尔德·达尔 著
杜建国 李辉 李光 译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湖北省咸宁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插页 214千字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1—21300册

ISBN 7 - 5059 - 0046 - 3 / I · 20

统一书号: 10355·1046 定价: 2.25元

目 录

品酒.....	(1)
羊腿.....	(20)
南方赌徒.....	(32)
我的情人, 我的宝贝.....	(45)
赌.....	(63)
盖勒平·福克斯莱.....	(76)
皮.....	(93)
脖子.....	(113)
飘然离去.....	(133)
房东太太.....	(158)

威廉与玛丽·····	(169)
通往天堂之路·····	(198)
牧师的喜悦·····	(212)
貂皮大氅·····	(241)
灵丹妙药·····	(261)
征服者爱德华·····	(292)
译后记 ·····	(315)

品 酒

那天晚上，伦敦的迈克·斯科菲尔德在家里举行宴会。在座的有六个人：迈克夫妇和他们的女儿，我的妻子和我，还有一位理查德·普拉特先生。

理查德·普拉特是个有名的美食家。他还是一个名叫“伊壁鸠鲁协会”^①的会长。每个月他以个人名义向协会会员散发一本小册子，里面都是些关于食品和酒的文章。他经常举行各种宴会，宴会桌上摆满豪华的山珍海味和世所罕见的琼浆玉液。他担心尼古丁会损害他的味觉，从不抽烟。对于酒，他有个离奇古怪、近乎滑稽的习惯——把酒说得象是个有生命的东西似的。“一种谨慎的酒。”他说：“缺乏自信，躲躲闪闪但却谨小慎微。”或者说：“一种心情舒畅的酒，仁慈、快乐，也许有点使人讨厌，可他脾气还是挺好。”

我已经有两次和理查德·普拉特一起在迈克家共进晚宴。每次迈克夫妇都想尽办法做一些非同寻常的佳肴美味，来款待这位遐迩闻名的贪图口腹之欲的人。今天显然也不例

^①伊壁鸠鲁：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在伦理观上，主张人生的目的在于避免痛苦，使身心安宁，怡然自得，这才是人生最高的幸福。资产阶级把伊壁鸠鲁主义曲解为享乐主义的同义语。

外。我们一走进餐厅，一眼就看到为宴会特意布置的餐桌：高高的蜡烛，黄色的玫瑰，闪闪发亮的银餐具，每张座前的三只酒杯。尤其是厨房里飘出来的阵阵烤肉的香味，一下子把我肚子里馋虫勾了出来。真是令人馋涎欲滴。

就座之后，我想起前两次理查德·普拉特大驾光临时，迈克都和他用红葡萄酒打过小小的赌：要他说出酒的品种和酿造年份。普拉特回答说，只要知道酿这酒那年葡萄是否丰收，这两个问题都不在话下。迈克认为他猜不出，就用一箱红葡萄酒作赌注，结果两次都是普拉特赢了。今晚，我肯定这小小的赌博还会再来一次。因为迈克心甘情愿赌输，这样就可以证明他的酒名不虚传，尝一下就能猜出是什么品种、酿造于那一年。至于普拉特，则可带着那种严肃的、有节制的得意神情，把他关于酒的知识大肆炫耀一通。

宴会的第一道菜是用黄油煎的小鲱鱼，很脆。下菜的酒是莫塞尔白葡萄酒。迈克站起身来，亲自给大家斟满了酒，他坐下时，我发现他注视着理查德·普拉特。他把酒瓶放在我面前，商标上的字清清楚楚地显露在我眼前：“盖尔斯莱·奥里格斯堡。一九四五。”迈克把身体凑近我，低声说：盖尔斯莱是莫塞尔河^①流域的一个小村子，出了德国几乎没人知道。我们今天喝的这酒可非同一般，那个村子的葡萄产量太少了，外面去的人几乎不可能从那儿弄到一瓶酒。为了搞几瓶酒，去年夏天，他亲自到盖尔斯莱去了一趟，费尽口舌，最后那儿的人终于给了他几打。

“我怀疑眼下国内没有谁还会有这种酒。”他说着，又

^①莫塞尔河：位于法国东北部与德国西部，向北流入莱茵河。沿河以盛产白葡萄酒出名。

向理查德瞥了一眼。“莫塞尔酒真是刮刮叫。”他提高了嗓门，接着说。“要在喝红葡萄酒之前先喝点什么垫垫底，没有比莫塞尔酒更棒的了。不少人爱喝莱茵河出的白葡萄酒，因为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你知不知道；莱茵白葡萄酒会败了红葡萄酒的味。只有脑袋瓜没有开窍的家伙才会在喝红葡萄酒之前先喝莱茵白葡萄酒。可要是一瓶莫塞尔酒。啊！一瓶莫塞尔酒简直是妙不可言！”

迈克和葛可亲，正当盛年。但他却是个证券经纪人。确切地说，他是一个股票市场的掮客。象许多掮客一样，他总觉得自己挣了那么多钱，似乎于心有愧。他心里明白自己不过是个以赌博为职业的人——一个油头滑脑、外表道貌岸然，暗中却伤天害理的赌棍——他知道他的朋友们也都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正竭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拼命培养自己的文学和艺术的鉴赏力，广泛搜集绘画、乐谱、书籍一类东西。他刚才那通关于莱茵白葡萄酒和莫塞尔酒的喋喋不休的议论，正是他附庸风雅的一种表现。

“这酒可真有点迷人，是吗？”他说，仍旧在留意着理查德·普拉特。每次他低下头，满满地塞了一嘴鱼时，总要飞快地向餐桌上瞥上一眼。我几乎感到他正在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普拉特刚啜第一口酒，就从酒杯上抬起头来，向上望着，脸上露出愉快的、惊讶的、甚至有些奇妙的笑容。接着会是一番交头结耳的议论然后迈克就会对他说起那个盖尔斯莱的小村子。

但是理查德·普拉特根本没碰那酒。他正全神贯注地和迈克十八岁的女儿路易丝谈着话。他向她半侧转身体，眯眯地笑着，对她说着什么，就我耳朵里听到的那几句，他好象

在告诉她巴黎一家饭馆的一位厨师的事。他一边说着，一边向她靠过去，那种急切的样子，就象要扑到她身上去似的。那可怜的姑娘则尽可能地向后仰，有礼貌地、拼命地点着头。她的双眼没看他的脸，而是注视着夜礼服最上面的那颗扣子。

我们吃完了鱼，女仆过来收去空盘子。她走到普拉特身边时，发现他面前的鱼还没动过，于是犹豫了一下。普拉特察觉到了，挥了挥手示意她走开，然后停止了谈话。他抽回身体，开始飞快地吃了起来。他用叉子胡乱叉起了鱼，几口就把那条松脆焦黄的小鱼吞下了肚子。然后，伸手拿起酒杯，两小口就把酒全倒进了喉咙。吃完，马上转过身来，拾起话头，又和路易丝·斯科菲尔德谈起话来。

迈克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定睛注视着这位客人，并竭力控制住自己。他那快活的圆脸微微有点松弛，脸色也沉了下来。但他凝神屏气，一声不吭。

女仆很快送上第二道菜，放在迈克面前，这是一块挺大的烤牛肉。迈克站起来，用餐刀切牛肉，切得薄薄的，然后轻轻地放在盘子里，由女仆分送给每一个人。每个人面前都有了自己的一份后，迈克放下餐刀，双手撑在桌沿上，上身前倾。

“现在！”他对大家说，眼睛却盯着理查德·普拉特。“该喝红葡萄酒啦！对不起，诸位，我得离开一下，去取酒。”

“你去取酒，迈克？”我问，“酒在哪儿？”

“在我书房里，塞子已经拔了——正散发着香味呢！”

“为什么要放在书房里呢？”

“当然是为了得到屋子里的温度。酒在那儿已经放了一天一夜了。”

“为什么偏要放在书房里呢？”

“那是这幢房子里最好的地方。上次理查德在这儿的时候，帮着我挑的。”

听到有人说他的名字，普拉特抬头向四周看了看。

“酒放在那儿挺不错，对吗？”迈克问。

“是的。”普拉特答道，严肃地点点头。“酒放在那儿是挺不错的。”

“就在我书房里绿色文件柜的顶上。”迈克说。“那是我们选择的地方，是屋子里通风阴凉的地方，温度变化也不大。对不起，我得去把那酒取来。”

可以拿一种酒来打赌的念头，又提起了迈克的兴致。他急急忙忙地走出餐厅。一会儿慢慢地、脚步轻轻地走了回来，双手提着一只盛酒瓶的篮子。篮底躺着一只深色的酒瓶。酒瓶的商标朝下，谁也看不到。“现在。”他一面向餐桌走来，一面叫道。“这瓶酒怎么样，理查德？你绝对猜不出这酒叫什么名？”

理查德·普拉特慢吞吞转过身来，仰起脸看着迈克，然后目光向下移动，停留在小柳条篮里的那只酒瓶上。他扬起双眉，有点目中无人似地皱起眉毛，同时撅起湿润的下唇，使人突然感到他显得傲慢而又丑陋。

“你永远也甭想猜出来。”迈克说。“一百年也猜不出来。”

“红葡萄酒吗？”理查德·普拉特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

“当然啰！”

“我猜这酒是从一个比较小的葡萄园搞来的。”

“也许是，理查德，但也许不是。”

“那么，酿造酒的那一年的葡萄产量是不是很高？是不是一个丰年？”

“是的，这我可以保证。”

“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太难猜的了。”理查德慢声慢气地说，每个字眼都拖得长长的，显出非常不耐烦的样子。除此之外，他那慢吞吞的腔调，不耐烦的模样，在我看来，似乎有点不同寻常的意味。他的眉心笼罩着一股邪气，他的神态举止中露出一意图来，使我注视他的时候，心里模模糊糊地掠过一阵不安。

“这酒确实有点难猜。”迈克说。“我不勉强你拿这酒和我打赌。”

“是有点难度。可为什么不试一下呢？”他的眉毛又慢慢皱起来，现出冷静、坚定的神色。

“因为这酒不容易猜。”

“这话对我可有点大不敬啊！”

“亲爱的先生，”迈克说。“我很乐意和你打个赌，要是你真心愿意的话。”

“说出这酒的名称不会太难。”

“你是说你想和我赌一下啰？”

“诚心之至。”理查德·普拉特说。

“好吧！赌注照旧，一箱子这样的酒。”

“你以为我说不出这酒叫什么，是不是？”

“事实上，我都考虑过了，我想你是说不出这酒名的。”迈克说着，竭力保持自己的礼貌但普拉特却是一副漫不经心

的样子，令人奇怪的是，他的下一个问题却好象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兴趣。

“愿意再加点赌注吗？”

“不！理查德，一箱已经够多的了。”

“五十箱怎么样？”

“这样干可太愚蠢了。”

迈克站在餐桌上首他那把椅子后面，一动不动，小心翼翼地握住那瓶酒，酒还躺在怪模怪样的柳条篮里。他双唇紧闭，鼻孔四周泛起一圈苍白颜色。

普拉特懒洋洋地靠在椅背上，仰脸望着迈克，眉毛扬起，双目半合，嘴角浮起一丝微笑。我又看到，或者不如说是感觉到，他的脸上明显地露出了不安的神色，眉心中间有一丝急切的表情，他的眼睛里，就在瞳孔之中，隐含着—道微小而迟缓且诡诈的闪光。

“这么说，你不愿意增加赌注？”

“对我来说，老兄，我可一点也不在乎。”迈克说。“赌什么都行，只要你乐意。”

三位女士和我都静静地坐着，注视这两个男人。迈克太太已经有些生气了，嘴上露出不太高兴的样子。我觉得她随时都会打断他们的谈话。每个人面前的盘子里，烤牛肉正悠悠地冒着热气。

“那么，无论赌什么都行？”

“我正是这么说的，如果你打算认真干，你爱赌什么就赌什么。”

“甚至一万镑？”

“没说的，只要你愿意。”迈克现在更有自信心了。他

十分清楚，无论普拉特下多少赌注，他都愿奉陪到底。

“你是说我可以定赌注啰？”普拉特追问一句。

“我正是这个意思。”

接着是一个短暂的沉默，普拉特的目光慢慢地向餐桌四周扫视了一遍。先望着我，然后是三位女士，每个人都挨个儿轮到。他好象在提醒我们，你们都是迈克那句话的见证人。

“迈克！”斯科菲尔德太太说，“迈克，为什么不停止这种无聊的胡闹，快吃菜吧，都凉了！”

“这可不是胡闹，”普拉特平静地说。“我们是在打一个小小的赌。”

我看到女仆站在后面，手里捧着一盘蔬菜，不知道该不该端上来。

“那么，好吧！”普拉特说。“我来告诉你我想和你赌什么。”

“你就说吧，”迈克毫不在意地说。“赌什么我都不在乎，说吧。”

普拉特点了点头。嘴角上又浮起了一丝微笑，紧接着，他一面盯着迈克，一面异常缓慢地说：“我要你用你的女儿作赌注，输了，就把她嫁给我。”

路易丝·斯科菲尔德吓了一跳。“嗨！”她叫起来了。

“不！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当心！爸爸，一点也不能开玩笑。”

“别着急，宝贝，”她母亲说，“他们俩不过是闹着玩儿的。”

“我可不是闹着玩的。”理查德·普拉特说。

“简直是荒唐！”迈克说。他又一次失去了常态。

“你说过只要我愿意，拿什么打赌都行。”

“我指的是钱。”

“你并没有说清楚是钱。”

“我指的正是钱！”

“遗憾的是，你压根没有说到钱这个字眼。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你要反悔，我也毫无异议。”

“这不是什么反悔不反悔的问题，老兄。这是无法打赌的事儿，因为你拿不出对等的赌注来。万一你输了，你又没有女儿可以输给我。再说，即使真有，我也不愿意娶她。”

“亲爱的，听了这话我可真高兴。”他的妻子说。

“凡是你喜欢，任何东西我都可以拿出来做赌注。”普拉特一本正经地说。“比方说，我的房子，我的房子行不行？”

“哪一幢房子？”迈克问。他现在也开起玩笑来。

“乡下那幢。”

“干嘛不把另一幢房子也加在一块呢？”

“那么好，只要你愿意，两幢房子一起赌。”

迈克听了这话踌躇起来。他走上前一步，轻轻地把篮子放在桌上。他把盐瓶推向一边，又把胡椒瓶推开，然后拿起他的餐刀，仔细地审视了一会儿刀口，脸上露出沉思的神情，又把刀放下。他的女儿注意到了他的神态。

“得了，爸爸！”她喊道，“别胡闹了！你太无聊了，无聊得简直没法说。我反对这样做。”

“说得太多了，宝贝。”她母亲说。“马上停止这些胡话，迈克，坐下来吃你的菜吧。”

迈克没理睬她。他看着女儿，脸上慢慢地现出了笑容：

一种慈父般的爱抚的笑容。但是他的眼睛里突然闪过一丝微带狂喜的神色。“你知道。”他满脸堆笑地说。“你知道，路易丝，我们应该稍微考虑一下这件事。”

“得了，别说了！爸爸，我根本就不愿意听你说！嗨！我活这么大还没听到过这种荒唐事！”

“不要这样，宝贝，我跟你说正经的。别着急，听我说嘛！”

“我不要听！”

“路易丝！请听我说！是这么回事。理查德在这儿向我们下了一笔可观的赌注。是他要这样做，而不是我。如果他赌输了，就不得不把很大的一笔财产交给我。好了，稍等一下，我的宝贝，别打岔。关键在这儿，他绝对不可能赢。”

“他却好象挺有把握似的。”

“现在听我的。我做的事，自己心里有数。就是一个行家里手，让他尝一种红葡萄酒——只要不是那种和拉菲特酒或者拉图尔酒一样的名牌酒——顶多只能说出产酒的葡萄园大致在什么地方。当然，他可能告诉你这酒产于波尔多地区，或者产于圣·埃米利翁，产于波麦罗，产于格雷夫，或者产于迈多克。但是每个地方都有几个镇，镇下面还有乡，而每个乡又有许许多多葡萄园。一个人不可能单凭尝一尝，或者闻一闻，就把各葡萄园出的酒区分开来。我不妨告诉你，今天这酒是我从一个小葡萄园搞来的，那儿周围星罗棋布的，都是些小葡萄园。他绝对猜不出来。那是不可能的。”

“我看你没有把握。”他女儿说。

“我告诉你我行。不是我吹牛，对酒这玩意儿，我可说是见多识广，这你也知道。不管怎么说，我的女儿，老天爷

在上，我是你父亲，决不会坑了你，让你倒霉。我是想替你弄一笔钱呐！”

“迈克！”他妻子尖声叫道。“别往下说了，迈克，求求你！”

他还是没理睬她。“要是你愿意这样赌，”他对女儿说。“十分钟之内，你就会成为两大幢房子的主人。”

“我不要那两幢房子，爸爸！”

“那就把那两幢房子卖了。当场就卖还给他。我来替你安排一切。就这样，你好好想一想，宝贝，你要发财了！你这辈子可以独往独来，再也用不着依靠任何人啦！”

“哦，爸爸！我不喜欢这样，简直不可思议。”

“可不是吗！”她母亲说。她说话的时候，脑袋敏捷地上下晃动，象只老母鸡似的。“你应该为自己害臊，迈克，竟然说出这种话来，连自己的女儿也赌上啦！”

迈克连看都不看她一眼。“拍板吧！”他急不可耐地说，目光炯炯，直刺他的女儿。“快答应下来，保证你输不了。”

“可我不愿意，爸爸！”

“就这样，宝贝，定了！”

迈克拼命催逼她，向她**俯下身去**。他冷峻闪亮的目光镇住了。看来要抗拒这**父亲的意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要是输了怎么办？”

“我一直在说，你输不了，我保证。”

“哦！爸爸，我非同意不可吗？”

“这可以使你发一笔横财。好吧，你还有什么要说的，路易丝，行了吧？”

这是她最后一次犹豫不决了。然而她终于无可奈何地、

微微地耸了耸肩说：“唉！那么，好吧。只要你发誓绝对没有输掉的危险。”

“好！”迈克喊到。“好极了！咱们这个赌就这样定了。”

“是的，”理查德·普拉特说，眼睛看着那姑娘。“这个赌就这样定了。”

迈克立即拿起酒瓶，先往他自己的酒杯里倒了一点儿，然后兴奋地、一蹦一跳地绕着桌子给每个人都斟满了酒。现在每个人都注视着理查德·普拉特的脸，只见他慢慢地伸出右手去拿他的酒杯，把它举到鼻子前面。他是个五十岁上下的人，那脸让人看了不舒服。不知怎的，脸上被那张大嘴——一副湿漉漉的老虎般厚嘴唇——占得满满的，下唇中间耷拉下来。嘴唇一直张着，形成一个开口，刚好嵌进一只酒杯的杯沿，或者塞进一小块吃的。他的嘴使我想起钥匙孔，对，就象一只硕大的潮湿的钥匙孔。

他慢慢地把酒杯凑到鼻子前，鼻尖伸进了酒杯，在酒面上移动着，灵敏地嗅着。他轻轻地转动酒杯，酒在杯子里形成一个小小的漩涡，散发出香味。他合上双眼，全神贯注。整个上半身、头、脖子和胸膛，好象变成了一架巨大的敏感的嗅觉机器，正在吸收，过滤，分析着鼻子里吸进去的信息。

迈克懒洋洋地靠在沙发上，装出一副与他无关的样子，但他在注视着理查德的一举一动。他的妻子斯科菲尔德太太，却呆板地挺直身子，端坐在餐桌的另一头，两眼直瞪瞪地向前望着，绷得紧紧的脸，满是不高兴的神气。他们的女儿，路易丝，把她的椅子向边上挪动了一点，斜对着那个饕餮之徒，象她父亲一样，仔细地注视着一切。

他的鼻子至少在酒面上嗅了一分钟。然后，普拉特眼不